

# 认知与认知文学研究

戚涛

**内容摘要：**虽然近几十年来认知科学的进步给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但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潜力有待挖掘。本文在梳理当代认知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概要总结了人类认知的内涵与特性，主张认知是借助歪曲、简化的图式化方式，赋予混沌的现实以组织和秩序，从而使其可知、可控、可利用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习得的认知图式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提供建构原则的中枢角色。以此为基础，本文阐发了认知视角对文学研究的范式意义，主张应借此强化基础理论的创新，重新审视文学的属性与基本规律，包括将视文学为认知事件，将把握作品中隐含的独特组织原则作为文学阐释的基本路径，同时借助范式转换的历史机遇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认知；认知图式；认知事件；范式转换；自主知识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文学现代怀旧思潮的历史维度（1830-1950）”（21B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戚涛，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美国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DOI:10.16651/j.cnki.flr.2025.0012

**Title:** Cognition and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bstract:** Although the advancements in cognitive science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brought groundbreaking changes to several fiel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ts potential in literary studies remains underexplored. This paper, based on an overview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ognitive research, outlines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ognition. It argues that cogni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chaotic reality is organized and structured through distorted and simplified schematized representations, in an effort to make it knowable, controllable, and applicable. The cognitive schemas acquired during this proces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providing the structural principles of human mental life. Building on th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aradigmatic significance of cognitive perspectives for literary studies. It advocates strengthening the innovation of foundational theories by re-establishing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and laws of literature, such as viewing literature as a cognitive event and recogn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uniqu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embedded within literary works as the primary method for literary analysis.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that the present cognitive paradigm shift offer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cognition; cognitive schema; cognitive event; paradigm shift;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Author:** Qi Tao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qitaomail@126.com

1960年代起,社会科学经历了一场由认知理论引发的认知转向,随之出现了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语言学、认知人类学等相对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受其影响,认知同话语、身份一样正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词。然而与二者类似,认知作为一个概念更像是个流动的能指,不同理论对其有着各自的定义与理解。因此,本文无意对这一概念的前世今生做系统梳理,仅专注于探讨在文学研究语境下,认知意味着什么,认知视角会给文学研究带来何种质的转变。

何为认知?一百多年前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人类认知的颠覆性论述,较之当今一些流行观念更入木三分<sup>①</sup>。尼采认为人类认知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事物’,而在于图式化<sup>②</sup>——出于我们实用的需求,赋予无序的世界以尽可能多的规律性和结构”(278)。在他看来,认知就是“赋予秩序、简化、歪曲、人为地加以区分”(280),目的是让世界变得“可知”。

原因在于现实复杂、流动且充满不确定性,唯有通过一定的简化、歪曲,赋予混沌的现实以秩序,人类才能驾驭这些差异和变化,让世界变得可知、可控、可利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认知意味着从善变无序的现象中萃取出稳定有序的架构。认知科学将这些认知架构概括为范畴(category)和图式(schema)两大类型。其中,范畴允许我们将虽千差万别但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众多事物,视为一类。例如,“鸟”作为一个范畴,让我们在无需了解每种鸟的具体特点,便能对成千上万种鸟类有了基本的认知。这种快速认知的代价是牺牲事物的差异性与个性。

作为更高一级的认知机制,图式是一种对“环境规律性的抽象化表征”(Mandler 55),有助于我们对纷乱的现象做出系统性的判断,明晓在类似情境下应作何理解、如何应对,不至于茫然失措。例如,作为西方文化主流认知图式之一,二元对立有助于人们快速定义事物、人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与上帝、现象与本质,虽然由此得出的认知充满了简化和歪曲。

在当代认知理论看来,这种简化歪曲部分源于人类认知能力的不足。认知吝啬鬼

(cognitive miser) 理论认为, 由于需处理的信息量过大, 而人类认知系统能力有限, 所以人们总是用简化、付出较少努力的方式认知世界, 以便快速反应 (Fiske & Taylor 15)。但更多源于隐秘的主观因素——我们的动机和需求。当代学者愈发认识到将认知与动机截然分开是错误的, 因为它们很可能是同一系统中的两个方面 (Pessoa 5)。

近来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动机性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 理论表明, 动机不仅影响对环境信息的选择, 而且会引导推理过程 (Balcetis 365-366), 使得认知结果向自己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会在没有模式的地方看到模式”(Hughes & Zaki 62), 而且倾向于以“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方式看待世界”(Wilson 38)。认知的这些特性让人人都是天生的“观点操控、合理化、正当化大师”(Wilson 38)。

社会认知理论因此将人类的认知区分为“相对较为理智的、信息驱动”的“冷认知”(cold cognition), 以及“受我们愿望和情感驱动”的“暖认知”(hot cognition)。在冷认知情况下(例如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客观认知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而在暖认知情况下(例如对社会与存在的认知), “我们的目标和情绪会使我们的判断出现偏差”(孔达 156)。正是出于对安全感和确定性的迫切需求, 西方世界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 把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视为最真实的存在。

从中可以看出, 人类的(暖)认知机制蕴含一个重要悖论: 认知即意味着歪曲, 但不事歪曲我们就无法“安然有度”而非“茫然无措”地认知、适应现实。超越这一悖论的关键, 在于我们应当从“实践”的视角看待认知, 即认知的价值在于适应现实, 而非获得真理。由此, 我们可以将认知定义为人类出于实践的目的, 从善变无序的现象中萃取出稳定有序的架构以便指导实践的努力。

上述分析表明, 人类的认知并非对现实直观、客观的反映, 而是一种“简化歪曲的组织”<sup>③</sup>, 与社会生活和文学建构关系密切的暖认知尤其如此。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也是危险的, 如同告诉虔诚的基督徒上帝根本不存在一样, 会对人们的精神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其成为主流的观点。相比之下, 认为人类的认知离不开对现实的图式化的观点, 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例如, 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就明确指出, 人们“对社会世界的感知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机械反映, 而是包含了建构原则的认知活动”(布迪厄 471)。图式便起着为人类认知提供建构原则的作用, 这些图式并非人类天生具有而是后天习得。借用布迪厄对“惯习”(habitus)<sup>④</sup>的定义, 图式是一种结构化了的生成性结构 (structured structures predisposed to function as structuring structures) (*Practice* 53)。它们“在实践中获得, 又持续不断地指导实践; 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 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布迪厄 165)。

从生成的视角, 认知意味着借助经验从杂乱无序的现实中, 抽象、提炼出相对静态的认知图式, 作为未来理解现实、规划行动的模板。离开图式提供的秩序、结构和

整体性,现实世界就会变得复杂、不可预测,令人不知所措(Crocker, et al. 199)。例如我们对于“鸟”的认知,便基于鸟类的核心特性——喙、翅膀、羽毛、爪子等元素构成的认知图式。相较知识性图式,作为我们生存指南的“社会图式”因其应对的问题更繁复,结构也更为复杂。通常认为,社会图式由动机/目的、相关情境知识、判断标准、应对策略、行动指南等要素组成<sup>⑤</sup>。例如,美国文化中的“自治”(autonomy)概念下隐含的图式,就由“维护自我完整、连续、优越性”的人类普遍需求,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总体是竞争的”这一情境知识,在这种不友好的环境下“需固守自我边界”的应对策略,以及“不要指望别人也不要被别人指望”这样的行动指南构成。

从图式的使用角度而言,认知意味着将新的经验纳入我们已有的图式(即认知架构)中,借助以往的经验阐释新的情境,并快速做出规划、指导实践。例如,“自治”之所以被美国人奉为核心价值,因为其背后隐在的图式有助于人们适应美国极端个人主义的生存环境。缺乏该图式,会让个体缺乏有效的自我防护,“无知”地敞开自己的边界,致使自己在情感上一再受伤。

强调图式在认知和应对现实挑战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非主张唯心主义,因为图式并非主观建构物,而是自组织<sup>⑥</sup>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物质性。这主要体现在主观对客观的适应上面。一方面,作为个体与客观环境互动过程中习得的产物,图式中所包含的客观关系(例如美国社会的竞争性人际关系)源于客观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对图式具有选择作用,与环境不相适应的图式(例如在美国语境下寻求与人亲近)即使没有完全被淘汰,存在的概率也较低。

除此之外,图式还具有无意识、自动化、抗拒变化但又不断变化等特性。与人们的常识相悖,智慧并非理性所特有。图式作为一种智慧性的架构,大体“在意识之外发挥作用”(Wilson 6)。社会心理学大师提摩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将图式这种人们意识难以触及的认知架构定义为“适应性无意识”(adaptive unconscious),主张其与理性的根本差别在于它完全自动化运作——既无需意识的参与,也不为意识所控(52)。

同时,与相对灵活的理性思维相比,基于图式的无意识认知更为“刻板、顽固,即使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刻板印象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会拒绝改变(Wilson 65-66)。研究者发现,“为了与图式保持一致,人们常常不惜扭曲外界的信息,做出完全错误的推导”(Crocker, et al. 199)。在图式的作用下,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观点操控、合理化、正当化大师”,难以客观地认知现实。例如,不少具有精英主义或自恋倾向的美国人,为了保持自我图式的一致性,坚信进化论是谎言,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才是真理。

正因为图式无意识、自动化运作,虽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它们来感知、评价客观世界,对它们的存在以及自身难以克服的偏见,却几乎浑然不觉。唯有无意识与

意识之间出现认知不协调，意识难以控制无意识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感知到它的存在。例如，人格（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图式系统，而每个人都有在人格驱使下出现理性难以抗拒的想法、情绪的经验，同时对人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特质深有体会。

除了动机/目的驱动、自组织、适应、进化之外，层次化也是人类认知的重要特性。一方面由简到繁：低级简单的图式会套叠、整合为更高级复杂的图式；另一方面则由繁到简：数量巨大的具体信息会在图式的作用下，抽象为高度有序与概括的概念及意识形态。两方面共同之处在于，都向着更高层次的组织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人格（personality）就是在整合了过去无数经验和基础图式基础上形成的，为适应复杂生存环境而生的超级图式；范畴仅用一个概念就统领了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种具体事物；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就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处理复杂社会关系、实现和谐发展的可行路径。

至此，本文概要勾勒出人类认知的基本方式与特性。这些全新的认识落实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人类认知产物的文学上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现有文学理论已经难以为批评实践提供有效理论支撑的后理论背景下，认知理论的科学性及其与文学问题高契合度，让其为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可能。早在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在综合了丽莎·詹赛恩（Lisa Zunshine）等多位学者的观点时指出，文学的认知批评将是下一波大潮（the next big thing）（Cohen WEB）。以“形式研究”为主的认知诗学的发展壮大就是一个例证。但在更为广阔的内涵研究领域（例如对文学话语、身份的研究），认知视角的潜力还未充分显现。

在洛埃（Gerhard Lauer）看来，当前很多研究只是打了认知理论的擦边球，关注了一些边际话题，充其量是对现有方法的补充。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认为，实现认知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整合：在认知标签下，将不同学科的传统概念和方法融入一个总的跨学科理论框架。她相信（2010年），未来15-20年内或可见证一个新范式的诞生（9）。可见，仅靠拿来主义不足以推动范式转换，而应借助前沿的认知视角做好文学理论的基础创新，找到一个足以概括主要文学问题的系统框架，并重新回答文学是什么，有哪些规律等基本问题。

这有赖于大量、长期的基础研究，本文仅对认识视角最核心的范式意义做概要阐发。首先，该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界定文学属性。认知视角最具革命性的突破在于填补了“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科学论断中的理论缺环。如上所述，意识并非是对物质世界的直观反映，而是一种组织加工。离开各种范畴，以及诸如二元对立、辩证法之类的图式所提供的认知架构，世界对人类而言就荒诞的。这说明“物质”并不会直接导向“意识”，而要经由“认知”这一中介；同时也意味作为意识活动的产物，文学本质上是一个认知事件，而非通常认为的语言事件或话语事件。离开了认知，话语和语言都会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次,将文学定义为认知事件意味着需要从认知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的基本规律。文学建构应遵循人类认知的所有规律:为动机/目的所驱动,是对现实简化歪曲的组织,是对环境的适应,并在适应中不断进化。在此过程中,作者的认知图式一方面承载着主客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为从混沌中萃取出有序和意义提供基本组织原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中枢角色。

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的那样,“一个系统的学说,一个理论体系,一个简单的概念,例如爱、正义、平等、牺牲,均为思想者的人格所决定。每一个这样的概念和每一种学说都有其情感的发源地,而这种源性又都根植于个人的性格结构<sup>⑦</sup>之中”……“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把了解某种文化精神的钥匙”(113-114)。循此逻辑,找寻决定文本内涵的独特组织原则,即赋予作品以特定秩序的认知图式,理应成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路径。

原因在于,虽然人类的认知包含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真实关系,但在图式的作用下,所有的人类认知都被打上了深刻的动机、目标与策略的烙印。因而,在意义、身份等作为认知产物的人类精神产品中,图式所赋予的想象性关系总是凌驾于真实关系之上。因此,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看来“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想象性关系中”(234)。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认为,“意识形态的认知架构总是从属于其情感架构……此类认知总体而言均反映了它所蕴含的……意图的要求”(64)。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均肯定了话语生产者的认知情感图式(社会图式),在话语内涵建构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这一认知规律表明所有文学作品既非模仿也非反映现实,而是出于特定的需求和目的塑造、阐释现实。这不仅让我们对文学的属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启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学中的其他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文本与现实、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在这些关系基础之上的文学建构的基本路径。在认知理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哪些要素、如何参与了文本的型塑,为科学而非经验地阐释文学现象提供客观依据。

最后,上述基础理论创新将彻底改变我们解析作品的方式与路径。例如,从认知视角出发,长期被西方文论排除在文本阐释之外的作者因素,理应回到文学阐释的中心,原因在于作者是决定文本内涵的独特组织原则的主要源头。这并非回归揣度作者意图或思想的老路。认知视角试图通过把握甚至作者本人都未曾意识到但又客观存在的组织原则,来阐释文学作品。这不仅可以实现对作者中心主义的超越,也将超越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以及以现实为中心的历史主义,助推文学研究实现范式转换。

例如,由人类对归属感的需求所触发的怀旧主题,其背后就存在一个为怀旧叙事提供认知架构和组织原则,由动机、情感、策略、目标、认知建构等五大模块的怀旧

认知图式系统<sup>①</sup>。以该系统为基础，我们不仅可以区分怀旧与非怀旧类作品，归纳不同类型的怀旧叙事模式，而且能够有效甄别同一怀旧叙事模式下不同作品的细微差别，初步展示了认知视角文学研究的巨大潜能。

然而总体而言，认知视角的潜力在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还未充分显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认知理论自身的发展尚不够成熟。其核心概念——认知图式在相当程度上还属于一个“黑箱”（black box），即一个只知道其输入、输出及这两者的关系，而不知道其内部结构和运行原则的系统。学者们对于图式的构成要素、运行规则的理解有待深入，也远未达成共识。

一方面，不同学科领域不仅给予图式概念以不同的术语名称，例如惯习、脚本、构念、框架、人格等等，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图式或认知情感图式种类繁多，结构复杂且以无意识的形式存在，对它们的概念化、体系化还远远不够，例如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就被认为因过于含混而难以应用。这些都阻碍了我们对认知规律的理解和使用。

尽管如此，现有的理论已经为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了足够的落脚点。例如，认知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就是一个相对成熟、可资借鉴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人格都是一个由特定动机目标、情境知识、判断标准、应对策略、行动指南等认知要素组成的复杂图式系统，主导生成特定的价值、情感倾向。这些系统与倾向对文本的内涵有着强烈的组织、规约作用。借助对人类认知的前沿理解，将人格理论与认知理论做适当打通，便可帮助我们对文学现象做出全新、可能更为客观的阐释。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内社会科学界普遍开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宏观背景下，认知视角的巨大潜能为我们加强理论自主，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一个契机。伊格尔顿预言的后理论时代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终结，仅仅意味着西方以逻各斯中心为特征的文学理论，在走完了由作者中心，到现实中心、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sup>②</sup>的循环之后，已经耗尽了所有可能，步入死胡同。而认知科学以及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让我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文学研究科学化，升格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的曙光。我们有必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矢志创新，为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贡献中国智慧。

#### 注释【Notes】

① Stephen T. Asma 与 Rami Gabriel 认为，由于计算科学的方法在心智研究领域占有了不应有的垄断地位，使得我们对于心智这一生物学现象的理解陷入了迷途。See Stephen T. Asma and Rami Gabriel, *The Emotional Mind: The Affective Roots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Boston: Harvard UP, 2019): 1.

②图式（schema）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种“经过抽象或概括了的背景知识或认知架构”。

③现实的确存在客观的组织和规律，只是它们永远比人类所认知的要复杂、多样、易变，且常常与我

们愿意相信的不一样。总体而言,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去除防御机制,趋向于接纳客观真理的过程。

④由于学科分隔,不同学科乃至学者给图式概念冠以不同的术语,除了惯习还有构念(construct)、脚本(script)、框架(frame)、适应性无意识(adaptive unconscious)等。

⑤认知理论界对社会图式的具体构成要素尚无定论,迄今最清晰也获得较大认可的阐释,或为 Michel & Shoda 提出的“人格的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APS theory)的相关描述。See W. Mischel and Y. Shoda,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1995): 246-268.

⑥自组织是一个最初无序系统中,由于各部分之间的局部相互作用,逐步产生某种全局有序或协调的形式的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自发产生的,它不由任何中介或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子系统所主导或控制。

⑦性格与人格是同一概念的两种表述方式。从认知视角出发,性格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图式系统。

⑧参见戚涛,怀旧,《外国文学》2(2020): 87-101。

⑨当代西方以政治正确为核心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以批评者,即读者为中心的批评思潮。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Verso, 2005.

Balcetis, Emily. “Where the Motivation Resides and Self-Deception Hides: How Motivated Cognition Accomplishes Self-Deceptio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1 (2008): 361-381.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1990.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Li Meng and Li K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4.]

Cohen, Patricia. “Next Big Thing in English: Knowing They Know That You Know.”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st,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04/01/books/01lit.html>>.

Crocker, Jennifer, 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 “Schematic Bases of Belief Change.” *Attitude Judgement*. Ed. J. Richard Eiser. New York: Springer, 2011.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Fiction, Narrative.” *Social Text* 2 (1979): 62-80.

Fiske, Susan and Shelley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From Brain to Culture*. 3rd ed. Los Angeles: Sage, 2017.

莫妮卡·弗鲁德尼克: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叙事研究的认知方法。尚必武译。《浙江工商大学学报》5(2013): 4-9。

[Fludernik, Monika. “Narrat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Narrative.” Trans. Shang Biwu.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5 (2013): 4-9.]

埃里希·弗洛姆:《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黄颂杰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Fromm, Erich. *Selected Works of Fromm: Humanity, Society, and Salvation*. Ed. Huang Songji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Hughes, Brent and Jamil Zaki. "The Neuroscience of Motivated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 (2015): 62-64.

齐瓦·孔达：《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朱冶金、周新秤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Kunda, Ziva. *Social Cognition: Making Sense of People*. Trans. Zhu Zhijin and Zhou Xincheng, et al. Beijing: Posts &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 2013.]

Lauer, Gerhard. "Ready for a Handbook?: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on a Threshold."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online*. Dec. 23th, 2016 <<https://jltonline.de/reviews/2016/lauer-ready-handbook.en.html>>.

Mandler, George. *Mind and Body: The Psychology of Emotion and Stress*. New York: Norton, 1984.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Will to Power*. Ed. Walter Kaufmann.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1968.

Pessoa, Luiz. *The Cognitive-Emotional Brain: From Interactions to Integration*. Cambridge, MS: The MIT Press, 2013.

Ryan, Marie-Laure.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Problematic Relation." *Style* 4 (2010): 469-495.

Wilson, Timothy D. *Strangers to Ourselves: Discovering the Adaptive Unconscious*. Cambridge, MS: The Belknap Press, 2002.

责任编辑：俞茱